

蘭

錫

著 爾 格 雷 郝
譯 尙 周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H. A. J. Hulstalle 著

周 尙 譯

錫

蘭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錫蘭是東方的珍珠』，是印度海上的最近鄰國。它在戰略上保護印度半島的重要性已於這次大戰中表現了。一九四二年四月，日本企圖重演珍珠港故事突然空襲其首都科倫波。誰知諒計未售，反而擾動了蜂窩。太平洋上東南亞的反攻，錫蘭是同盟國的重要跳板。由錫蘭經尼古巴島而反攻荷印馬來亞乃是最理想的，而且是唯一的途徑。英屬印度之人民造成了這島人口的第六位，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均來自印度的移民。印度已影響了錫蘭二五〇〇年。錫蘭必須要保住獨立生存。一九三一年，施行新憲法，改變了錫蘭的政治權，對於流動性的印度人口引起了爭辯。最近的談判，獲得了印度錫蘭雙方同意，錫蘭將來的文化、經濟和政治，頗有改善的解決。

國人赴歐，路過錫蘭，每得機會由科倫波(Colombo)上岸觀光。它有美麗的景緻，爽快的氣候。地居赤道北四百哩，南方和低地，天氣溫熱，但甚安適，因為有舒暢而快樂的微風。內地登山綿延，氣候像英國的秋季，以此山明水秀，景物動人。中部有古都堪的(Kandy)，充滿着歷史的風味。

科倫波、堪的、紐拉里(Nuwara-Eliya)的山地上，林立着壯麗的旅館，殷勤地招待來

寶。錫蘭不特爲一個走馬看花的勝地，而且是假期的休息處，它有大森林，可供狩獵——象、豹、野牛、熊、鹿和許多小動物。

考古有興趣的人們，在富藏資料的 Anuradhapura 和 Polonnaruwa 古城裏，夠你玩味研究。古城中表示出錫蘭人的文化，歷代建築的灌溉制度爲全世界所不能望其項背。

遊歷家欲搜集紀念物，那裏有大量的給你選擇。各式各樣的寶石，尤其是藍寶石價廉物美。復有本地出產的玳瑁貨品，最博遊客欣賞。金銀的精細作品，亦屬不少，值得爭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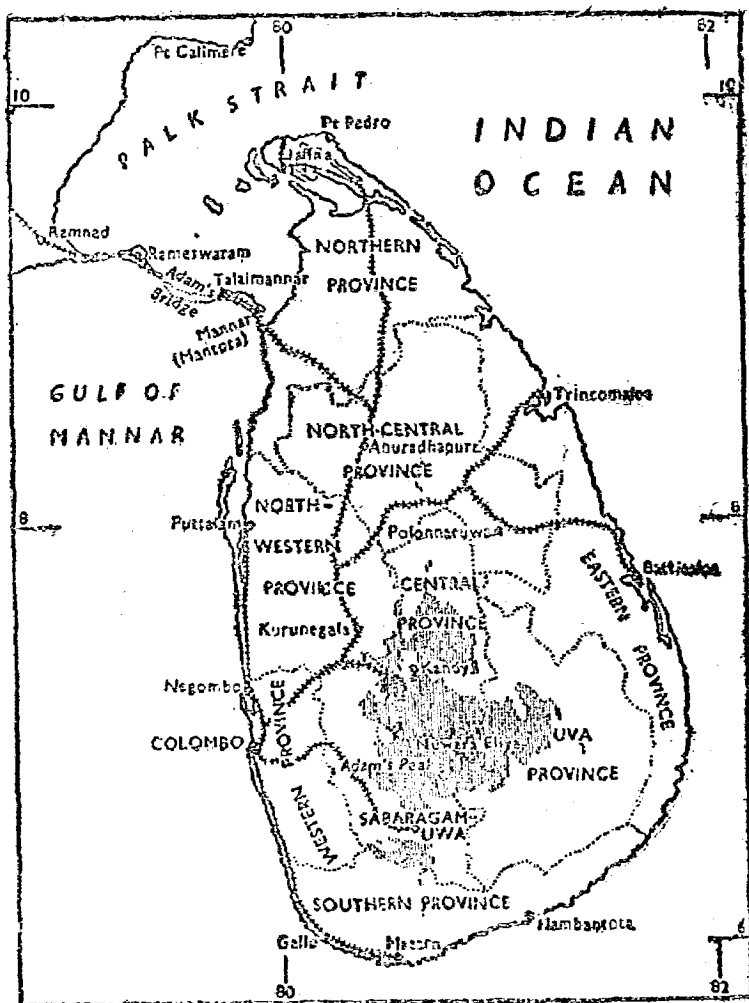
這小冊子是牛津大學書局(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印度事件牛津小叢書』的一種，書名即爲 Ceylon，由郝雷格爾(H. A. J. Halugalle)執筆，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任錫蘭每日新聞(The Ceylon Daily News)主筆，深知個中景況，當此大時代，國人亟欲洞悉印度、錫蘭和南洋各地情況，故編譯『今日之印度』一書託商務付印後，即遂譯這小冊子，以饗閱者。

江蘇崑山周尚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於渝州

目次

一	地理	一
二	歷史	三
三	人民	八
四	資源	一四
五	農民經濟	一六
六	自治演進	一八
七	教育	二二
八	印度人在錫蘭	二五
九	前途	三〇



CEYLON

錫蘭

一 地理

古時作家往往誇言錫蘭的面積。就是公歷第二世紀住在埃及的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所出版的錫蘭地圖，也描寫錫蘭大如蘇門答臘島或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一二九二年，馬可博羅說錫蘭的周圍有二、四〇〇哩。比較馬可博羅更早的作家很顯明的相信錫蘭西部的海岸伸展到幾及非洲。

實在這島的南北長度不過二七一哩，而它的闊度頂多為一四〇哩。它有二五、三三二方哩面積，差不多像荷蘭與比利士兩國合起來一樣的大小，或近乎除威爾斯以外英國的一半。在大小和人口方面與印度賣索爾(Mysore)土邦最相近。錫蘭地形，看了地圖便一目瞭然。荷蘭人想它的形狀像一只威斯特發里亞火腿(Westphalian ham)。因此『火腿脚』一名字作為錫蘭北部荷蘭砲台的稱呼。

錫蘭大部份的地方是低而平，但南方中央部綿延着叢山峻嶺，少數的山峯達七、〇〇〇呎以上。天賦這島以許多的河流，故比較的有良好的灌溉。除了下流以外，沒有一條江河可通航。

駛，即使是小形船舶亦行不得也哥哥。各地平均的雨水相差很大，從西北四〇吋到東南山地二〇〇吋以上。氣候也各適異，自海邊和平原的溫暖而至山地的溫度，像其他位在赤道或附近赤道的國家同樣，一年四季不易分別，無極端的氣候，冬季是輪不到的。

錫蘭是一個大自然美的國家。印度婆羅門人稱它爲『倫卡』(Lanka)，意思是燦爛光輝的高嶼。溯自錫蘭人(Sinhalese)殖民於此，稱之曰錫蘭狄維派(Sinhala-dvipa)，即今日錫蘭(Ceylon)名稱的由來。

科倫波(Colombo)是錫蘭的首都，擁有人口三〇〇、〇〇〇，是一個唯一的大城市，爲東方大商埠之一。特靈科馬利(Trincomalee)位於東海岸，係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當英人從荷人手中奪取特靈科馬利時，它被稱爲『全印度最好最有用的海灣，可以安全的藏匿或出動全部海軍。這海灣對於英人是異常的重要，它可以保證印度西部的王權，而防禦他們的屬地，以抗其他歐洲強權的侵佔。』錫蘭的戰略地位數世紀來罕有改變。

其他的城市如堪的(Kandy)，爲最末了一個錫蘭王宮殿的所在地，加爾港(Galle)在南部，是英人早期統治時代的主要港口，詹夫那(Jaffna)在北部，安拉達哈拉(Amrahatapura)爲錫蘭的古代大都會。這些城市以及名山吸引了全世界的遊客，由九五〇哩圓有鐵路直達各處，以便觀光。全島共計公路一六、五〇〇哩，其中四、二〇〇哩已鋪碎石，可行汽車。

二 歷史

錫蘭早期的歷史受印度不斷的影響。印度南部的克立米 (Point Calimene) 與錫蘭北部的波特路 (Point Pedro) 相隔不過三六哩。雖然，這一衣帶水之隔，而其力量則很大，錫蘭能夠生存為一個獨立國家，就靠這三六哩的開闊。

島上最早的居民情況，很少有可崇的材料。自從發現了埋藏於石洞中的粗製石器時代特徵的器具後，遂證明錫蘭在數千年前，已有了居民。這居民恐是雅利安人 (Aryan) 時代前移民至印度南部得坎 (Deccan) 而拓殖到錫蘭的同一種族。

最先雅利安人移民至錫蘭約在紀元前五〇〇年。移民中頂著名的推尼甲雅 (Vijaya)，與他同行者有七〇〇人。相傳尼甲雅為印度孟加拉貴族，但恐怕他自印度孟買省布洛赤 (Broach) 附近一口岸起程航行至錫蘭。迨後復有第二次的移民潮流，從印度恆河流域去的，形成了雅利安人口在錫蘭的基礎。

錫蘭王統治錫蘭始自尼甲雅，一直傳到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來島以後，一千餘年來王位少見中斷。錫蘭中部凱台夏 (Kandyan) 王權直至一八一五年凱台夏領土讓與英國，王權乃壽終正寢。

自尾甲雅稱王於錫蘭，二千年來，錫蘭頻受印度南部的侵略，侵略最兇狠的莫如周蘭 (Chola) 和潘大 (Pandya) 兩王國，最偉大的錫蘭王爲紀元前一六一——一三六年的寶杜傑奈 (Duhugumunu) 和一一五三——一一八六年的拔河大 (Parakrama Bahu the Great)，往往起而抗禦侵略者或攻打到敵人的兵營，都打了勝仗。

錫蘭首先受外人直接統治的當在一〇一四——一〇四四年周蘭王雷鯨特拉一世 (Rajendra I)，他將全島歸其統治。十三世紀和十三世紀以後，還有坦密爾 (Tamil) 王國出現於錫蘭北部，它的首都爲詹夫那；有一個時期坦密爾王國是尾甲雅大陸帝國的屬國。錫蘭一般的帝王是錫蘭人，信仰佛教，一七三九年後，錫蘭王族始歸消滅，而來了印度南部那雅卡 (Nayakkar) 王一個新朝代。

佛教似乎是錫蘭王國團結的一個媒介，王國的文學藝術亦歸功於佛教和尚的淵博學問與國君的虔誠。主要的實業是農業，雅利安人移居這裏已有許多年代，只有廢棄而灌溉良好的平原容易種植米稻。錫蘭人頂大工程的成就是大蓄水池的建築，儲積着江河多剩出來的水，有些蓄水池往往佔到數千畝的面積。安拉達帕拉係紀元前四三七年所建設的第一個首都，繼它而建築的大首都爲帕洛那拉淮 (Polonnaruwa)，時在七六〇——一二一九年，林立着古代紀念牌坊，坐證了公民道德和國君開明的概念，這首都由君王建造而他們也住在裏面。

錫蘭王國的早期，所有君王沒有什麼特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至少他們是人民自然的

領袖。王位的繼承規定爲世襲與選擇的混合制度。但當選的老是脫不了國君直系有關係的人。國君是唯一的統治者，沒有一個小的會議援助辦理中央政府的事。佛教和尚不准干涉國事。鄉村會議的「網似組織」叫作 *Sarsabhavas*，它運用着行政和司法的職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有效制度。

有一位著名的東方專家傑琪(Geiger)教授曾寫有一段話，「印度大體任何部分很少有像錫蘭島那樣不中斷的歷史傳統。」當印度佛教的宗教勢力衰退時，而在錫蘭人心目中仍堅決信仰，於是佛教的色彩充溢了他們生活的各方面。島嶼的地位在主要的航海綫上，古今相同，那末爲什麼錫蘭不併入印度政治和社會的網似組織，自有其另外的理由。

取得錫蘭駐足地的第一個歐洲強權是葡萄牙人。這裏有一個證據，羅馬帝國的希臘人民與錫蘭通商輸出大量的羅馬銅幣，在第四世紀這島的許多部分發掘出這種銅幣。但他們都是商人，並無拓殖的野心。葡萄牙人來到島上最初的主要目的也是貿易。等到葡人建設了印度西南沿海一帶，他們乃利用錫蘭人內部政治的衝突而侵佔島的沿海各地。

葡人統治錫蘭沿海區域始自一五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是日葡萄牙腓力一世宣佈爲考梯(Kotte)之王，傳至一六五八年，被荷人所逐。葡人在此傳播羅馬天主教，皈依者頗衆。在荷蘭統治下，這國家甚形興旺，沿海各區，施行羅馬荷蘭法律，已成錫蘭的普通法律了。一七九五年，英國與荷蘭權利侵害，英遂併吞荷蘭屬地。

英國得到的這個新地方，委由印度馬德拉斯(Madras)省省長管轄，時至一八〇二年，英國殖民地制度實施後，它的行政改受英國政府直接辦理。但仍有一個獨立的王國，它的首都為堪的。英國嘗有過許多企圖設法使堪的國君贊同所提的條約。堪的貴族們與外強陰謀，有一貴族而直試圖犯上篡位。國君卒於一七九八年被廢，所選立的繼承者來自印度南部，還是那雅卡的皇子，是錫蘭皇族的一脈相承。一七三九年時頗著聲望，如今加冕者即賴傑信哈(Sir Wickram Rajasingha)。

在多半之秋，賴傑信哈朝代裏，堪的元首與朝臣繼續不斷的衝突鬪爭，馬德拉斯省省長挪兒斯爵士(Sir Frederick North)不得不利用趁熱打鐵的絕好機會了。他於是發兵討伐堪的，誰知它的國君以「焦土政策」來對付。堪的之戰沒有獲得英國良好的印象，挪兒斯省長於一八〇五年放棄職位，遺缺由梅的雷爵士(Sir Thomas Maitland)承其乏。這位新省長物色到一個賢明的幫手即鍾斯通爵士(Sir Alexander Johnston)，他初為政府辯護士，旋任首席審判官。鍾斯通鼓勵發展農業，并修理恢復灌溉的利益。他建設了陪審官的審判，取銷了奴隸制度；復創始了代表制政府的自由計劃，建樹立法會議，可惜這個計劃的提案，未蒙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批准。

堪的王國實行歸併於英國，時在一八一五年，催促王國覆亡的原因為堪的貴族的不睦離散，奸賊叛變，以及王上不受人民的愛戴。國君被英軍拘捕後，堪的朝臣為顧念人民起見，主

俄王國授與英國●

歷史

三 人民

「錫蘭人」(Sinhalese)——粗枝大葉講，錫蘭人約佔錫蘭六百萬人口的三分之二。他們的祖先要追溯到雅利安人的移民，他們很自由的與土著通婚。他們是一個混合種族，由幾度移民之潮，他們的血管內含有很多的坦密爾人的血液。從極早的時期，他們有特殊的語言，最先為雅利安人土語，繕寫時用婆羅門(Brahmi)草書體活字，字彙由梵文和印度佛典用語和利語(Pali)逐漸增加補充，而坦密爾的影響不獨反應於字彙并及口語音的組織。

錫蘭人自印度帶來了他們早期的政治制度。每個鄉村有它的會議辦理一切事件。這鄉村會議經過了二十四世紀的滄桑變幻，至今猶屹然存在而為錫蘭近代憲法的一部份。錫蘭人復採用印度教的社會制度，它雖在佛教影響之下有所改變，但仍流行。印度教中的階級制度決不像在印度那麼利害，童婚和婦女蟄居室內的風尚從未見到過。

大多數的人民是農人或小佃戶，近因人口的急增，找尋逐日發薪的勞動職業漸見增加。國家的貿易，是大部份操諸於外人之手，但錫蘭南部有許多土產貿易的團體，它們在商業上的經營和技能尚未受沿海各地的限制。在錫蘭人區域內對於貿易有非常的興趣，這可追蹤到加爾港為商業都會和港口於時代，這口岸，全世界各處的商人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呀。

上流或中級社會的人，他們雖是地主，頗喜居住城鎮裏。時代的輪轉到大時代的今天，多數受教育的青年的前程，目的在求專業的生活或為政府服務。英國式教育的迅速展開已養成了四海一家的現狀。錫蘭人隨時在採納統治者的習慣和風尚，文化和服裝，甚至於語言和宗教。這不是不可想像的，如果錫蘭加入印度聯邦，北印度土語也可像今日的英語同樣的盛行。數十年前，葡萄牙方言曾為許多錫蘭上流社會家庭所用的語言。

錫蘭人大概分成二部份，一為上錫蘭人，一為下錫蘭人。上錫蘭人泛稱堪的人。這種分法具有歷史的基礎，多數堪的人的祖宗忠於最後一個堪的王上。階級制也許有它宗教的根源而一部份是依據於職業。階級的力量却把握住人民，各階級間的通婚也很平凡。

最大多數的錫蘭人信奉佛教，但尚有相當的大多數是基督教徒。阿沙卡(Ashoka)皇帝所派的傳教師將佛教輸入錫蘭，其時適為鐵剛(Devanampriya Tissa)王當朝，他自紀元前二四七年起執政，在位四十年，親見這宗教在島上穩定的建設成功。帕查語年史 Dipawansa 有這樣一段記述：「馬興達(Mahinda)與四個同伴來到頂美麗的島上堅固的樹立了信仰，并解放了許多人的束縛。」佛教對於島上居民的生活和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他們的文化和文明，以佛教為中心而造成全國的團結統一。

一九三一年戶口調查報告，計有佛教徒三、二六七、四五七，印度教徒一、一五八、五二二，基督教徒五二三、〇六六，信奉回教的三五六、八八八，其他教徒九三八。

「錫蘭坦密爾人」(Ceylon Tamils)——人口僅次於錫蘭人的爲坦密爾人，其中有五十萬人以上是「錫蘭坦密爾人」，住居於島的北部和東部，但錫蘭其他地方也有他們的烟囪。他們居此島國與錫蘭人同樣的悠久，我們曾看到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君王。他們來自大陸各處，包括着周蘭和潘大，雖在錫蘭王國裏面，坦密爾人佔據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第七世紀至十一世紀。「他們盤據着每種職位，連得首相也有他們的人，而且王位候選人的競選權也由他們來決定。」

錫蘭坦密爾是一個勤勉的集團，他們受到教育上很多的恩惠，在他們的本土，他們的生活比錫蘭人更是節儉，多數的人民是業農，但坦密爾人充任公務人員的也不少，他們培養了許多博學專業的領袖。信仰基督教的雖衆，但終敵不過印度教徒的人數。錫蘭人與坦密爾人的共同點自有其歷史背景，孟田司博士(Dr. G. O. Mendis)在他所著「錫蘭早期歷史」中有這樣的說法：「坦密爾王國成立後所起的各種問題，迄今未成爲錫蘭的習尚。錫蘭的主要語言是錫蘭人語言，佛教是它主要的宗教。在坦密爾王國裏，主要語言係坦密爾人語言，印度教作它的主要宗教。不久以前經濟狀況也發生了特殊的迥異。坦密爾王國建設於乾燥地帶而坦密爾人爲適應當地跟着用乾耕的方法。在另一面，錫蘭人慢慢放棄乾燥地帶而開始佔領潮濕地帶，這裏有更多的生產，并適宜於米以外的其他種植。像這些的異殊創立了兩種人民的懸隔，而造成今日錫蘭人與坦密爾人的區分。」

「印度人民」(Indian Community)——居住於錫蘭的印度人民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大多數來自印度南部為坦密爾人的種植園勞工。本書後面當檢查種植園勞工的地位。他們約有七〇〇、〇〇〇人，他們新加入的都是從印度馬都拉(Madras)、浦達柯泰(Pudukkottai)、多里其諾波利(Trichinopoly)、坦佐耳(Tanjore)、撒冷(Salem)、廷涅味力(Tinnevely)、哥印拍脫(Coimbatore)、和勤奈特(Ramnad)諸地而來。他們是信仰印度教的。

錫蘭印度人在數目上重要的則為馬來亞拉人(Malayalis)。他們來自印度馬拉巴(Malabar)沿海——從脫拉凡科、交趾和英屬印度——他們是工廠工場的熟練工人，家庭的僕役，小商人和取棕櫚汁者。多數屬於印度教徒。他們的外表與錫蘭人同樣，而且有很好的品行，勤勉而有相當的聰明。他們並不參加重手工作業，他們喜歡錫蘭工人所選的同樣工作，當有工作挑選時，他們與本地工人競爭往往不易獲勝。就現在情況看，以前錫蘭工人認為他們只能做卑下低賤工作的偏見業已改善了。

印度坦密爾人所做的各種職業也被上述一種工人所分去。他們從事於家僕、路工、人力車夫、清道夫等職業，對於裁縫、理髮師、銀匠的技術也很精熟。

錫蘭的商業實際上採於印度人之手。金融家和承辦人多屬浦達考泰和雷奈特人。服裝商業是印度卡提阿瓦(Kathiawar)的孟蒙人(Memons)，而精細的衣料業如絲織物和錦緞被印度信地(Sindhi)商人獨佔，小部份孟買省古者拉特(Gujeratis)人也在錫蘭經商。波拉人(Borahs)自

西印度而來作糧食進出口的大商賈。巴拉塞人 (Parathas) 原籍是印度南部，常為小店員或零售
商，有時充煤場工人，那達人 (Nadus) 則經營小商。所謂海濱摩阿人 (Moors) 係回教族的商
人，由馬拉巴和卡魯滿德 (Coromandel) 海濱相率到此。復有小部份的拜西人 (Parsi)，他們的
人數既不增加，商業的利益也不見擴張。俾路芝人 (Baluchis) 數目不多，做巡迴放債的人。

其他人民——依據官方統計，錫蘭有「摩阿」族人民三三〇、〇〇〇。「摩阿」(Moors)
一字是葡萄牙人首先應用，無疑的，這字是葡人借用西班牙人的，西班牙人稱摩阿人為摩阿
人。錫蘭人叫這字為 Marak-kala-minisu 或水手。摩阿人之於錫蘭在八世紀早葉初次聽得，
當十四世紀著名的遊歷家巴屠泰 (Ibn Batuta) 觀光錫蘭時，科倫波却在一間回教徒手裏，這是
「海上霸王」名叫詹拉斯替 (Jalangi)，他有一隊阿比西尼亞人的鎮守軍隊。錫蘭人大多數
為農人，尤其是在東部省，但也有許多人在做生意。他們都是符合可蘭經之義舉與德行的一
派「信納」(Sunni) 回教徒，婦女們是絕對的深居閨閣不見外客。摩阿人恐是阿拉伯人與南
印度和錫蘭回教徒雜婚的後裔。

尚有一種一小部份的「錫蘭人」(Ceylonese) 是勃魯人 (Burcher)，年來很活躍於商賈的職
業界和社會上的公共生活。他們多數為荷蘭人的子孫，當沿岸各省歸入英國之後，這般荷蘭人
為英國政府服務，這一部份的人民，數目不到四〇、〇〇〇，而頗多聰明才智之士。這種人
民間的高等教育非常地發達，雖已影響及他們原有的優越地位，但他們仍繼續地為錫蘭生活有

充分的貢獻。

錫蘭的「馬來人」(Malays)約共一八、〇〇〇，也都是信奉回教。他們是馬來士兵傳下來的，這種馬來士兵是受荷蘭和英國軍隊所雇用。

最後，我們要談到少數的英國人，是統治種族的代表，人口約一一、〇〇〇。大戰時政府裁員，他們被裁去了一些。歐洲人男子多數是商人，種植者以及歐人所開設的商店助理。最近大戰時期，英國軍隊開到錫蘭，於是驟然間增添了英國人民。

四 資源

目前政府最大的努力在指導增加種植五穀，尤其是在米的區域裏。無疑的，錫蘭歷史有一個時期，它生產的糧食足供它的需要。許多回的內戰和外人侵略，破壞了島上的複雜的灌溉制度，而造成了滋生瘧疾的環境。到現在，島上三分之二的面積沒有開發，而一半以上的食糧需要外來的供給。

約有一百萬畝地種植米穀。其他主要的收穫為椰子、茶和樹膠。這三種出產佔錫蘭出口貿易百分之九十以上。茶的生產量除了印度外，就將讓到它了。茶的種植園大多數在聯合股份公司經營之下，由英國人出資辦理，但也有不下五四、〇〇〇小戶支持着。

至於錫蘭的樹膠生產可換到第三位，不過遜於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種植樹膠的面積共六〇五、〇〇〇畝。英國人出資種植的樹膠約佔百分之四十五、九〇、〇〇〇個小戶經營的佔地達一四〇、〇〇〇畝。

錫蘭最好的主題老是為聯合王國。一九三九年，對英出口貨物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比，買進英貨值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同年，錫蘭賣給印度的貨物為一〇、七〇〇、〇〇〇盧比，自印度進口的貨物共值五二、二〇〇、〇〇〇盧比。

錫島的實業資源尚未完全開發。水電的計劃正在建設中，而計劃建造水泥廠和玻璃廠已已着手。疊木（譯者按，這木由二層或數層之木塊互相膠着而成之材料，與諸層之紋理常互成直角，偶有時平行，英文名稱爲 Plywood）工廠業經創立，我們可看出，大戰以後將有更穩固的情況，而各種新實業也將開始。石墨是大量的出口物，椰子油和乾椰子視國外市場的胃口而加以製造。

這是在無懷疑的，這個國家的經濟有了進步，從事實和數字上便可坐實了。一八一一年，錫蘭的出口爲二、〇〇〇、〇〇〇盧比。今日已居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在一九二七年貨物暢銷的時候已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比。這也許有人詢問，像這樣的出口實對於國家在石農人有什麼影響？

五 農民經濟

錫蘭古昔的糧食生產是農業的主要方式。雖然，因灌溉脫節或外力侵略和內戰忽視種植的結局有時釀成災荒，但這島的糧食在過去多少是足以自給的。君王有最高權利支配土地，可是他從未超越過法律。土地的所有權根據着王上的賜給和祖先的遺傳，不是隨意可以侵犯的。鄉村的土地常是攤派而在家族制度下耕耘，這裏堪以注意的是鄉村能自給自足與自治。當殖民制度先後由荷蘭和英國施行於島後，原有的情況不免逐漸遭遇到崩解。

新的規定無疑地促進了這個國家鉅大的興旺。茂盛的咖啡、茶和橡皮工業，帶來了財富，增加了雇員，致富了公共資金。交通是改進了，同時，拿出了大量款項與辦教育和社會事業。然而農村經濟的平衡却為之變更。十九世紀初葉咖啡商業異常旺盛引致爭先恐後的購買土地以種咖啡，雜亂的土地讓與，不特消滅了廣袤的森林，而且吸收了全部的鄉村。沒有邊界足資正當鄉村的發展，沒有草地可以飼養鄉村的牛羊。處處播種了咖啡。關於這些的變遷，近時殖民部大臣戴龍脫博士 (Sir Emerson Tennant) 有這樣的一段文字：「總督與會議、軍隊、審判官、牧師暨半數的公務人員穿入叢山而變為皇冠土地的買主。土地出售時大家相競出價，於是土地給投資者買去。」

困農產出口。農產豐旺，所需潮濕地帶留下來的地方很少，不足以適應人口日益膨脹的要求。自英國統治以還，估計人口自一百萬增至將近六百萬，島上仍有大批未嘗開發的土地，但都屬瘠疾猖獗的乾燥地帶。

自從一九三一年開始設立國家會議，(State Council)，已特別注意乾燥地帶的開發。偉大的灌溉設計正着手進行。拓植計劃現正向前推進，務使沒有土地的鄉民獲得安居樂業，并正在鼓勵中等階級農家。平時一半的糧食悉恃外國的接濟，這次大戰已將這弱點特別的暴露出來。總計劃的利益，必須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實現。

錫蘭人一般尚喜歡公務於政府和專門職業暨農業界，而不喜歡經商。這種情形就在早年加爾港和孟托太港(Mantota)等商業中心地點時已能窺見。錫蘭銀行委員會主席帕旨惠(爵士 Sir Sorabji P. obkhanawala)寫有一段文章說：「這不是言之過實，錫蘭人口百分之八十掌握着土地，依靠了一部或全部的土產生產進款以資維持……錫蘭歷史的記載，商業的開發是由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吉利人和印度人經營，為時已在三百年以上。洎乎今世，全部的商業仍為外人經營，用外人的資本，外人的勞力和外人的頭腦。錫蘭以外的人強有力的執着商業、貿易和工業的牛耳，只有少數的機會，政府或商行允許普通的錫蘭人參加貿易或工業。」這裏有幾個理由可以想到，錫蘭最終會得察覺像這樣的經濟制度弊病，而正在企圖糾正它。

六 自治演進

錫蘭王國每個鄉會議(Gansabharva)送它的代表到縣會議(rata sabha)；鄉會議和縣會議有高高在上具有最高權力的內閣會議(Ministers of State)和君王，在任何的理論上，君王是被選為首腦的行政長官。

外力控制了錫蘭，並不想把力量建築在過去的基礎上，到最近，就是鄉會議也變得有名無實。當這島被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管轄時，不能有多大的期望。皇冠殖民行政的慈善性專制政治是於一八〇二年才引用，民間對於治理不善的稅政發生不少控告，英政府乃遣派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赴島，此係一八二九年事。這個調查團體後世稱作哥利卜洛克委員會(Colebrooke)，曾有一套重要的改善建議，其中含有取消內政上的階級區別，答應錫蘭人充任公務員，發展教育并鼓勵言論自由。這委員會調查的結果所貢獻重要的實用政策是建樹行政會議(Executive Council)以監督總督的行爲，創設立法會議(Legislative Council)以保證公共問題和制定法律的自由討論。委員們復說：「錫蘭在物資和道德的特殊境遇上，確為英政府播種歐洲文化種子，在東方自治領土中最適宜的據點，我們可期望，從這一起，歐洲文化可四散到整個的英國屬地。」

這是個很奇怪的事實，建議儘管是建議，一八三三年批准的憲法，八十年來從未改變，在這個相隔的時間中，雖然，這國家仍有大的進步。理由是這樣的，有政治意識的大多數是歐洲的移民，大概的講，他們的利益，政府是加以保證的，且政府的主要官吏又屬同種同階級。這裏又繼續的要求實際的憲法改造，一九一〇年，第一次承認選舉的原則，但帶着吝嗇的精神。選舉是準備了，立法會議中，可選舉一個錫蘭人代表着「受歐洲教育」的人民，七、五〇〇歐洲人中產生二個代表，二五、〇〇〇勃魯人中選一人，其他立法會議人員概自總督提出。

第一次大戰時期和大戰以後，各代表使英國對於自治有更大的發展，一件件一樁樁的憲法改造分段地在比較的短時期內允准了。地方代表的原則實踐了，雖然最初選舉人的全體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不久變得明白了，在慈善的專制總督治理下的皇冠屬地制度不容許有大多數的選舉人。於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派出一個委員會，主持的人是杜拿摩伯爵(Earl of Donoughmore)，各委員所提議的新憲法有許多地方是革命的，他們建議男女成人皆應有選舉權，取締宗教教團代表，政府由七個行政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組成。這種委員會由國家會議就其人員中選出之七個委員會的主席委員，聯合了祕書長、財政部長、立法部長、以及英國殖民大臣所指定的三個官員組織一個內閣會議(Board of Ministers)。

這七個委員會分掌如下的職務：(一)內政、(二)農業與土地、(三)交通與工務、(四)衛

生、(五)勞工與實業(六)地方行政、(七)教育。各委員會除了另外一個財政委員會外沒有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等到銳利的辯論後，立法會議乃決定接納新憲法的改造計劃，可是會議中是十九票對十七票相差祇二票而通過的。一九三一年的普選，庶人選舉的第一次試驗是在東部，杜拿摩的憲法開始實現了。

雖然，政府權力有了真正的轉移，而新政府方式的弱點却已變得顯明。沒有集體責任，常常人不易發現責任的所在，而且缺乏政黨制度，僅依據活的政黨問題，遂不能形成政府的政策。現在尙不能正確的結論說，國家會議和內閣會議將不能或已不能辦理全國的重要事務。也不能說憲法已不能授與負責政府的實際政策。它的弱點有時會過其實而注重於工作人缺乏政治的意識。已故斐爾福爵士(Lord Goffour)對於英國憲法真實的有名批評，錫蘭的政治家仍應謹得。斐爾福謂，「如果你找尋出任何一本書所說英國議會制度全部精神可使事業通行，我是懷疑的。」

當內閣和國家會議根據集體責任而要求新憲法時，英國殖民大臣曾答覆稱，這是聯合的內閣會議所要求，而不祇是多數，他將贊成考慮這種請求。錫蘭國民大會(Ceylon National Congress)在文字上接受丁這個敘述，到一九三六年第二次選舉時，除了國家會議官員外，他們企圖獲得內閣會議的百分之百是國民大會的份子，他們這個計畫是成功了，但這不是大多數

人的意見，是少數人善意的代價換得來的同派組織。我們所見到的內閣即是七個行政委員會的主席。這七個閣員每個人不但是屬於國民大會而且都是錫蘭族人。做成了清一色的內閣，雖已辦了很好的良好工作，然對政治進步不免有所阻礙，甚至會強令政治後退。錫蘭人內閣與非錫蘭人政治家所起的痛苦已達到尖銳化，但一般的承認這種選舉方法是對結果負責主要的責任。

這次大戰中的總督是考爾特考脫爵士(Sir Andrew Caldecott)，他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公文中提及錫蘭憲法有下列一段文字：「照今日憲法所容許，這至少可以說錫蘭人的內閣是相當的。但此間有方便的講，我所來往的錫蘭人，沒有一個錫蘭人領袖贊同全錫蘭人的內閣；相反的，他們悲憤着關於他今日所需要的憲法。」

這總督建議取消行政委員會的政府制度，而樹立「正常型態的內閣」。英國殖民大臣一般的贊成總督的這些提議，他繼續地說，他要考慮憲法的修正或改訂，須視公眾對於這些提議的反應。最後對於這樁事再予以深一層的調查研究，業經答應了，但因特殊境遇引起仇恨而不能消滅委員會制度，自然會發生許多困難。

當戰爭的緊急時期，英國政府已將這島在總司令最高權力下控制了。他負責令軍事民事所有的方案打成一片。除非環境迫逼宣佈戒嚴而使國家會議所有的行政權力失效，否則總督及其內閣與國家會議仍將繼續負責國家內務的管理。戰時成立了一個戰爭會議(War Council)，由總司令、總督、內閣會議閣員和海陸空軍各代表所組織。

七 教育

往古錫蘭王時代，教育由信奉佛教的和尙擔任。他們創辦學院實施高等教育，國王則「在每個村落建設學校，委派和尙督導，不收學生費用，和尙遇有困難，由他自己（國王）親闢他們。」帝王衰微，這個學校制度暗受挫折，學問的標準也無形降落。自從十六世紀以還，歐洲強國控制了沿海地方，歐人開設學校；但他們設校主要點在改變宗教。葡萄牙人開辦羅馬天主教學校；荷蘭人來後，他們組織聖公會系統的學校，側重於傳播基督新教。英國人照此榜樣而「決定教育必須注重基督教特質，根據這點而頒佈了一種學校基本法規，規定全體學校每週務必有一小時基督教的教學。」此外復有其他基督教使命的工作。浸禮教會信徒在一八一二年創辦了學校，美以美教徒於一八一四年辦學，美國教會的學校於一八一六年發軔，聖公會的學校肇造於一八一八年。

為軍勢所迫，政府對於全部教派學校採取公平的態度，凡經批准開辦的予以小小的資助。許多年後，佛教和印度教造成了它們自己的教育社會，在需要的地方建築學校。如今政府要學校全部依照教育法令所規定，才有津貼。

因為外國強權控制着這個國家，教育上頂有利的方式是統治種族的語言放在第一位。比民

衆們教育更緊要的是佈置英國學校。家長視英國教育是一種投資，年輕人相信受了英國教育是逃避鄉村生活逃避不名譽的手工苦役的一種方法。因此，大量的人民中來了少數取捷徑的人，於是改易民族性或剝奪固有權利的純粹英國教育，佔有了勢力。本國的語言及其歷史與智識信仰習慣等完全漠視。許多所謂受教育的人往往不能正確地講本國語或寫本國文字。他們的祖國語言是英文，他們祈禱也用外國語言，而他們的兒童被剝奪了知道其他語言的機會。

受英國教育的少數人與一雙民衆間懸隔依然廣闊，縱使成人的選舉是存在著。智識階級從鄉村到城市的趨勢，宮庶社會的地主離鄉，鄉村變得羣龍無首，而需要領袖急不容緩：這島的人口至少百分之八十五住居於鄉間。

鄉村突遇到的許多不幸，固不能完全怪怨教育制度，然而教育畢竟有偉大的力量形成人民的特性，以及使他們適宜的負起世界的責任。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是完全滿意，錫蘭當然不能例外。其實，錫蘭的教育制度從許多嚴重的缺點而受損害了。更嚴重的缺點已經暗示過了。它已產生了侮蔑老式的習尚和老法的生活。贊成品質卑劣的模仿的偏見，迄今猶未完全改正。

教育制度的過失已直言不諱的講了，現在話又要說回來，我們必須要承認在多方面已見有固定的進步。識字的人數，男子在一八八一年爲百分之二十九點八、一九二一年升至百分之五十六點三，這是一九二一年全人口調查的報告，在同一時期，女子自百分之三點一增至百分之二

十一點二。過去二十年間，表示出一個更大的進步。六百萬人口中八〇〇、〇〇〇兒童分佈於六、〇〇〇所學校肄業。政府的教育預算自一九〇一年九十萬盧比，到了一九四一增至二千二百萬盧比。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教派學校大量的分擔着小學和中學教育的責任。學院最近改為授與學位的大學，它每歲送出約二百個學生赴倫敦攻科學、數學、古典文字、歷史和經濟。公務員和職業界標準的提高，錫蘭的大學和中小學反應着良好的作業。政治、文化、運動、社會服務和商業各界的領袖殷盼望着少數智識份子的幫助。尤其緊要的為公共衛生確有顯著的進步，不特撲滅天花、霍亂和黑死病等傳染病，而且依據了營養和環境衛生的基本原理實施預防政策。

目前職業界和公務人員人材的過剩，遂造成了受教育者失業的問題。這問題要賴勇敢與理想的政策，就是在工業和商業予以訓練的便利，并為年青的一代人創造機會，找尋新的工作新的前程。

八 印度人在錫蘭

外界人聽到或讀到「印度問題」之在錫蘭常是一個謎。他問自己發問，錫蘭人是不是與印度同一來源？錫蘭宗教和習尚是不是很久的與印度接近所產生的結果？光是類似相近實不足以培育一個共同的外觀；也不是種族血統和宗教常能得到和諧。更有進者，大英帝國中不是錫蘭唯一的地方發生所謂「印度問題」。在緬甸和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原因而產生同樣的結果。這是無法可以詳細分析這種境遇，因它含有許多不可稱量的東西。

粗枝大葉的講，印度人佔錫蘭總人口六分之一。不像法國人和德國人殖民到英國，這種少數的印度人不易同化為普通的錫蘭人，雖然，今日有千百個印度人的永久家庭卜居於錫蘭。最好的同化證據是互通婚姻。印度坦密爾人與錫蘭人通婚是罕見的，前者大多屬印度教，後者則多為佛教徒，但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坦密爾人與信仰印度教的錫蘭坦密爾人却不受語言、種族和宗教的約束而通婚的並不少。使印度人獨自成為集團的第二因素是大多數印度人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必須要留存他們在印度的永久家庭。

錫蘭的大多數印度人是茶葉和橡皮種植園的工人。種植園的印度工人與本地工人並無直接的競爭，而且錫蘭人承認印度工人對種植園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縱使錫蘭人喜歡從事農業，但

在下錫蘭他們也有相當的人數工作於茶葉、樹膠和椰子的種植園。這是很明顯的，除了尖銳化的實業不景氣外，印度和錫蘭兩種工人頗可應付工作了。

在種植園以外，印度工人預備接受比錫蘭人情形較壞的工作，因為印度工人生活程度的標準比較的低。他們常依照規則出席工作，並且不像錫蘭人似的每夜社交和家庭的負擔所阻礙。

印度經商的人民已獲得島上大部分商業的成功。在英國人資本的商業中，比較上印度人不如錫蘭人，因為英國的商行雇用很多錫蘭人作助理，而印度人望風莫及。印度金融界人收買大小土地，又為另一個怨仇的源泉，雖然這須承認錫蘭地主和農人不顧商後是惹起彼此怨恨的第一個原因。

錫蘭這些悲哀的道德立場是很難評估的。但錫蘭民族一向是安樂度日，很久的慣於某些生活的標準，他們將恐懼慮受印度資本、印度商業和印度勞工無限制的競爭。

這裏有很多經濟和心理的原因。什麼是政治上的反響？讀者必不以爲錫蘭是反對印度人的。錫蘭人當然情願印度人有更多的錫蘭化。但如果有許多印度人認錫蘭是暫時的家庭——其實不爲問題的，多數印度人都是這樣的。——那末對這個島將來的政治經濟有多大的影響？

錫蘭政治上的「印度問題」始自杜拿摩憲法允准成人的選舉權。這裏便發生問題了，這種印度勞工對於這島沒有久居的興趣，戀戀不捨於印度的老家，他們多少是一種飄浮流動性的人

民，那末他們應否有投票權。那時的錫蘭總督上一個呈文給英國殖民大臣：「爲了政府與印度人未來的友好關係利益計，以我之見，在這最緊要的問題未成尖銳化時，如可能的話，應即應付予以解決。」他想出建議一個方式，用便利的方法以證明一個錫蘭永遠居住的家宅。錫蘭政治上有一個悽慘的事情，就是國家會議的命令對於永遠居住的家宅和「永久與越」在印度人民中有選舉權的註冊沒有看得很嚴格，以致大批不合格的人民均允許了註冊。

在印度人方面提出抗議反對他們的公民權利受限制。一九二三年鄉村委員會法令剔除了印度種植園工人，因爲當時首席律師高倫爵士(Sir Henry Gollan)發言，「這看來似乎很清楚，這些鄉村的委員會和會議應將變成印度鄉村會議而不是錫蘭鄉村會議。」這新法令在不多幾年前頒行的，把印度和錫蘭兩種工人統籌除開，理由是種植園的人沒有任何普通的鄉村生活。

因印度輿論的壓迫，不能不有所舉動，對海外印僑的悲哀，印度政府今乃制止從印度滔滔流到錫蘭的工人，印度與錫蘭的關係隨之而惡化。錫蘭工人失業的增多，局面益形嚴重，公衆方面雖沒有要求干涉茶葉和橡皮種植園新來的移民工人，但現在發生公共事業減雇印度工人的運動。用適當的報酬而遣散他們回國，這一部分的工人返國後在印度發生重要的反感，一九三九年，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派尼赫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赴錫蘭調查實況。他幫助造成了一種好感的空氣，並播種了最後解決的種子。

印度政府受錫蘭總督的請求，乃贊成舉行一個「澈底考察」會議，以便獲得一個滿意的基

礎，因正式談判各項問題的公共利益而要求調整。這會議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在新德里 (New Delhi) 舉行，但會議閉幕時並未得到任何切實的結果。印度政府發出一個聲明敘述錫蘭代表提出的要點，今摘要於左：

(一) 凡僑居錫蘭第三代的印度人，像第二代的父母選擇有永久住居家宅一樣，應該有永久住居家宅的根源并該與錫蘭人取得同樣待遇。

(二) 凡僑居錫蘭的印度人已選擇有永久住居家宅，可享有國家選舉權，但全部職業方面所

有其他權利應從錫蘭政府在必要時所實施的限制。

(三) 凡僑居錫蘭的印度人未有永久住居家宅的根源和選擇，而住居錫蘭不滿五年，可享以勞力而獲得生活的權利，但無公民權利并不得隨時取得。

印度代表的對策提議總括於下：

(一) 凡具有證明下列資格的全體印度人應給予十足的公民權利：(甲) 住居錫蘭滿五年以上，(乙) 對這島有永遠居住的興趣，用容易得到的事實而使這兩種證明滿意。

(二) 住居印度不到五年，欲合於規定必須對於錫蘭有永久住居的興趣而有證明，則可獲永久住居家宅的選擇，他們該受第一條所載的同樣待遇。

錫蘭代表在新德里會議失敗後，恐權再用沒有限制的移民律，於是立刻創始一種立法管理移民。總督在國家會議裏送了一個公事，要求會議立刻注意某種「語言」，這語言是錫蘭政府

給與印度政府的，事關移與同血族問題，總督說這個諾言是不能片面行動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再來試行一次會議的方法，這回却收到相當的成效。由錫蘭政府的邀請，得到印度政府同意，重開非正式談論，在新德里舉行，結果不得要領。迨後印度派代表來錫蘭仍由勃劫伯爵士 (Sir Girdja Shankar Bajpai) 主持，復有二個非正式的同僚伊席曼爾爵士 (Sir Mirza Ismail) 和塞斯脫利 (T. R. Venkatarama Sastri) 議決需求。伊席曼爾爵士與索爵士邦的大臣；塞斯脫利為前馬德拉斯省的首席律師。經兩星期的詳細商討，得到了雙方贊同的結論。在兩個不同的政策中，他們商取了一個折中辦法。雙方政府都接受了條約，條約中規正凡印度人對錫蘭發生永久興趣而具有滿意的證明，其待遇不能異於本土人。永遠住宅問題則依據英國法律原理解決之。這條約復為商案踐行鋪了一條路，并連錫蘭政府根據雙方人報告修改移民律。這兩個國家未來關係只繫諸於這條約。條約所載某些部份曾引起印度與錫蘭輿論上堪注意的反對，旋因亞洲戰事緊張，遂把這整個問題暫時擱置，印度方面的代表勃劫伯爵士太平洋戰起時已為印度駐華盛頓的公使了。

九 前途

講到前途的話，錫蘭不論那一種政治的發展都要受兩個事實所限制，一是錫蘭戰略的地位，另一是它鄰近印度，文化和經濟受印度的拘束。錫蘭沒有一個人要求獨立，就是要求自治領地位的人也不知道小得像錫蘭的一個島的自治是含著些什麼。這是可以想像的，當印度享受自治領地位時錫蘭將繼續地成爲分開的國家。英帝國的利益與錫蘭的情操也許會成走這道路吧。在它的孤島地位，錫蘭日常只與某些孤立的印度生活相接觸，主要的是價廉的勞工、小康之家、狡猾的商人和小賣買的人。佔多數的農村人口，緊貼着他們的土地，猜忌地反對因無控制的原因發生憂慮，但結果錫蘭將來必須像它過去似的依靠印度作一個永久的碇泊所。它離開了印度便沒前途。印度務必要解決它自己的各項問題，在統一或聯邦的大印度表示給錫蘭看它自有其地位，具有適合的尊嚴與獨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版

(•98430) (熱)

錫

Ceylon

蘭 一 册

繪版熱林紙

定價國幣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版 翻
所 印
有 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H. A. J. Hulugalle

發 行 者

周

雲 尚

印 刷 所

王

雲 五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150

7
47324

